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二舅舅是个勤劳惯的人，家里砌的“海六间”，青砖上顶，青瓦做顶，都是他一个个钢锄儿攒出来的。海是大的意思，六间也叫一正三，三大间，这在五十年前都是茅草屋的金洲，也是地标性建筑。

二舅舅脾气大，在家一言九鼎。毛丫若是受委屈了，就到他这里来搬兵。每到这时候，舅舅二话不说，两手一背，就找“那畜生”去，直骂得二哥哥不住地“保证”才罢休。我妈说，儿子是村干，给点面子不行吗？二舅舅说，我教你，对儿子要狠，对儿媳要护，将来你用得着。

二哥哥初中毕业，在当时也算个知识分子，他出身贫农，家里又是军属，所以不到二十岁就做了村里团支书，后来又做村主任、支书，政绩如何，我不知道，但那种嘻嘻哈哈、马马虎虎、快快乐乐的人生，总让我高看一眼。

我大弟结婚时，二哥哥当司仪，现编现唱，“我的好弟弟，真呀真帅气，头上打摩丝，身穿大红衣，咧着大嘴笑，心里等不及，总想进洞房，新娘去调戏……”

半夏乃一中药，清人吴其濬在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里有详尽的记载，但我不想看，因其繁体竖式排版，加之字体又小，阅读起来不大习惯。然则我写夏至，取“半夏”为文章名，是因为一句话：五月半夏生，盖当夏之半。

半夏者，言下之意，时至夏至，夏已过半矣。夏过半，人过午，光阴之暂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不知道这场雨好不好？冒雨从桥头买菜回来，赶紧钻进顾禄和宗懔两位古人的书里，一查不简单，这雨是有名儿的，叫濯枝雨。看来这是好雨。古人认为，夏至日乃阴阳交时，而后必有三时雨，庄户人家认为这时的雨为甘泽，故而邻里共贺嘉雨。

古人对夏至是很珍重的，要谨慎起居，不能和人吵架，也不能剃头，相比这些忌讳，北宋人的珍重，则体现出盛世气象：他们邀友在风亭水榭间流连，享冰盘冷饮，品水浸的瓜果，赏荷花游鱼，听笙歌从水面传过来。

而我，在这个夏至节，和母亲一起回忆起了离开人世达十年之久的一个

明清易代，海立山奔，血与火写下了中国一页不堪卒读的痛史。这天是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九月初七，一大清早，几顶竹轿在众多兵勇的把守下，匆匆来到杭州弼教坊。一位头戴方巾，身穿葛衣的汉子，披镣戴铐、神情自若地下得轿来，抬头遥望前方起伏苍翠的凤凰山，深情地说：“好山色！”于是引颈受戮，从容就义。他就是明末抗清志士中与郑成功为并峙之双峰的张煌言。

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，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。因其诗文有清一代悬为厉禁，流传甚少，加之又为勋名所掩，故鲜为人知。张煌言诗风苍劲雄阔、清新刚健，他的写于被俘后押解杭州途中的《甲辰八月辞故里》，可为代表之作：“国亡家破欲何之，西子湖头有我师。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。惭将赤手分三席，拟为丹心借一枝。他日素车东浙路，怒涛岂必属鸱夷。”全诗一气到底，撼人心魄，直面自己必死的决心，并结合表彰葬在杭州的民族英雄于谦与岳飞，寄托自己的报国豪情，慷慨悲壮，诚所谓字字金石，掷地有声，足以警愚

戏剧人生（下）

直唱得所有人都笑出了眼泪。

我在本地几十年，二哥哥只来过一次，是为村里一起车祸索赔找我帮忙的。事情做得如何，我记不清了，但临走时他说，回去一定要上他家吃顿饭。事情过去很多年，我早忘了，有一次我们在安庆碰到，他高低要拉我进饭店，说，不吃饭就是看不起二哥哥，看不起，你说声走，我保证不拉。

那次喝酒，二哥哥说，这些年里，我难，难啊。后来竟至于流泪。事情我是知道的，我就拉着他的手，默默地听他说。

二哥哥刚结婚时，砌了几间土砖屋，不想遇到1973年大水，淹没了。勉强到五十岁，家境好转，终于砌了楼房，又把孩子们的婚事办了。原以为能松口气，不想毛丫患乳腺癌，折腾一年多，最后还是人财两空。毛丫去世后，孩子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家里只剩下满屋的凄凉，二哥哥就再也不唱歌了。

夏至半夏生

人（没有什么起因，有些回忆是不需要理由的）。暮雨中，我和母亲坐在椅子上，侄女坐在我对面，我们的身边有一辆摩托车，一辆十年没有挪动寸步的摩托车，它是弟弟生前的坐骑。摩托车早已油枯胎瘪，母亲只好用一张长凳支撑着它。十年了，母亲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，好像她的儿子一直站在这儿陪着她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它的头上戴着母亲的帽子，身上搭着母亲的衣服。母亲出门做小工搞钱，就从它的头上取下帽子戴到自己头上，又从它的身上取下做事要穿的衣服，好像听到儿子跟她说，妈，都给你，你做事要慢点儿。黄昏收工回家，母亲又把帽子、衣服一一放到它的身上，又好像听到儿子说，妈，你家来啦。一人一车，平平淡淡，安安静静地，就这样过了十年，还会继续这样过下去。过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不知道，或许要过到母亲老到不能动的时候吧。

二舅舅去世后，二舅娘轮流在儿子们家住。三个表兄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服侍老人也细致入微。可是有一天，她竟然从大儿子家悄悄回到“海六间”，摸索了一些时辰，又悄悄走进了屋后的大江里。

办舅娘丧事时，二哥哥该接客就接客，该磕头就磕头，是那种平静的样子。没想到出殡时，他竟涕泗横流，放声大哭，直哭得嗓子沙哑，浑身湿透，众人好说歹说才歇住。父亲后来说，二舅娘这巴掌打得不轻。

关于二舅娘的死因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二舅娘是童养媳，二舅舅在日，两人关系就不好。有人解释是神经质，也有说是老年孤独症，还有说是表姐因病去世，二舅娘曾经说过，你死了，我就不活了。二舅娘是死在表姐去世后两三年。

二哥哥如今退休，一个人在家过日子，还是那种跑上跑下、乐于助人的做派，出门前还换正装。我说，哪有这么多讲究，是不是又找二嫂子了？二哥哥说，毛丫死了，我就不找了。你看我一个人多自在，多京味。

母亲又跟我讲了那个“梦”，但她再三强调那不是梦，是真的事。那是弟弟去世的二十多天后，她对着门坐着发呆，偶一抬头，突然看见她的儿子已经站在她面前，穿着一件短夹克，里面是一件家常穿的衬衫，裤子是瓦灰色的，望着她，没有笑，脸色不太好，脸盘子显得瘦了。母亲看见他，说，孩子，你家来了？然后……然后就不见了。也不知道我看见他之前，他看了我多长时间？

母亲又问了我这个问题，也好像是问她自己，或许这个问题在她夜深失眠的时候无数次问过自己。母亲详尽地描述他那天所穿的衣服，再三强调衣服都是他平素常穿的，以此证明这不是梦。

我多么希望它不是梦，但它就是个梦而已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想再说什么了，侄女也不作声，低头玩着手机，母亲也没有再说话。或许，我们都不想以前的事了，我们都希望一切朝前看——当悲伤来得汹涌时，往前看似乎是使之变淡的唯一理由。

夜雨中安静的村庄，谁是你等的人？夜哭的魂啊。

己必死的决心，不写死而写死后要像伍子胥那样，英魂不泯，驱使钱塘怒潮，来往于自己战斗过的浙东一带，表现了临危不惧的万丈豪情。而他所写的另一首七绝《忆西湖》，正是一首诗谶：“梦里相逢西子湖，谁知梦醒却模糊。高坟武穆连忠肃，添得新祠一座无？”写得视死如归，壮怀激烈，似乎是命定地朝着不朽的地方走去。

张煌言被害后，遗骸为其鄞县同乡冒险收殓并秘密葬于西湖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。为避清廷耳目，墓前仅草草立一碑石，石上题“王先生墓”。“王先生墓”恢复原姓，是清乾隆初年的事：杭州一位叫吴乾阳的道士，筹资重修张墓，辟筑墓道，树立神道碑，碑上铭刻着张煌言的鄞县同乡、乾隆元年（1736）进士、著名学者全祖望撰写的《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》，详述张煌言一生经历，誉之为“啼鹃带血归南屏”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赐谥忠烈。清代吴鼎元写有《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》一诗：“君不见西冷桥边岳武穆，八盘岭下于忠肅，一片孤忠两地同，与公鼎峙成三足。”

西湖有我师

启顽，廉贞励儒。

张煌言一生栖山横海，波澜壮阔。自投笔抗清以来，19年间，他披坚执锐，栉风沐雨，出没鲸波山海之间，辗转蛎滩鳌背之上，愈挫愈奋，屡蹶屡起，自谓“三度闽关，四入长江，两遭覆没”。眼见大好河山沉沦敌手，兵败被俘的诗人心情沉重，所以诗一开始便痛心疾首：国破家亡，我还能到哪里去呢？言下之意，殉国的决心早已下定，但诗人不说，而是结合此行的目的地杭州的人文风光，表白自己的心意。说我的榜样就在那西子湖边，于谦和岳飞就是我的老师。称赞于谦的清风热血，有如日月，光耀人间；岳飞精忠报国，保存了南宋半壁江山，名垂不朽。诗歌写到这儿，气势已臻极致，所以颈联稍抑，感叹自己两手空空，什么事也没干成，不敢与于谦、岳飞鼎足而三；但赤胆忠心却与二人一样，所以想借取一席之地，埋骨西湖。诗写得悲怆而又激昂，感人肺腑。尾联再次表达了自

◇节气录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，中学教师，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网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